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

朝陽下的繁花開落——《花開時節》中日治時期女性與現代臺灣女性地位之異同

作者：

吳家葳。曉明女中。高一甲班

林芳聿。曉明女中。高一乙班

柯惠瑄。曉明女中。高一丁班

指導老師：

黃敬堯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男性多處於社會上主導的位置，女性則常落居被支配的位置。儘管如此，在歷史課本中每一朝代的介紹文字或研究內容，都有探討女性地位的專門章節，可知女性群體的重要性。一般人們的認知裡，中國古代女性被「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維模式所箝制，無法接受教育，出生就只是為了出嫁做準備。在臺灣，直到進入日治時期，因為現代學校制度的設立，女性教育方開啟一線曙光，女子能夠接受新式教育，能更好地發揮才能。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社會地位是否因此而提升，甚至與男性平起平坐？這段歷史令人感到好奇，在讀完小說家楊双子的《花開時節》後，更加強烈激起我們探究日治時期女性地位的想法。

二、研究目的

- (一) 探討《花開時節》中女性角色的象徵。
- (二) 了解《花開時節》中女性角色的社會地位、所處的背景及面對的困境。
- (三) 比較現代臺灣女性及《花開時節》中女性角色的地位相同及相異處。

三、研究方法

由小說文本出發，藉由探討《花開時節》人物的形象，歸納典型，再從典型人物所展現的思想，討論作者對日治時期女性的社會地位、婚嫁及未來期望的再現。並向外延伸，以現代臺灣社會的情況與之比對，看見兩個不同時代的女性，在處境、困境與努力上的異同，再以相關社會文化史資料、文獻與研究論文作為佐證，勾勒出當時社會氛圍的輪廓，藉以與現代臺灣社會的女性作比較。最後則思索女性的命運與未來。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貳、正文

一、背景

日治時期女性地位為許多學者研究的主題，亦提供作家大量創作素材。近年頗有以此背景為創作題材的文學作品，《花開時節》正是其中廣受注目之作。

二、《花開時節》簡介

(一) 內容大綱

故事主軸為一位女性的成長過程，特殊之處在她是從現代臺灣「穿越時空」至日治時期生活。內容呈現主角由一個天真受寵、不解世事的「女孩」，轉變為堅毅果敢，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女人」。小說描述她如何以開放新穎的思想及聰慧，一肩擔起家中生意，試圖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改變家族命運。也提及在此過程中她所遇到的困境、身處其中的迷惘及日治時期的女性在社會與家庭中所處的地位。

(二) 角色介紹

1、楊雪泥（楊馨儀）

知如堂長房尪千金，松崎早季子之摯友，暱稱雪子。身為么女，上有兄姊的雪子十分受寵。由於其體內是一名從現代臺灣穿越至日治時期的女大學生靈魂，因此在思想上都較其家人開放許多，能在知如堂遭遇困境時，藉一己之力撐起知如堂上下大小生意。並在打理知如堂的過程中，看見親姊姊犧牲自己的夢想而結婚，只為家族的未來。雪子因此有所體悟，明白身為女性的自己，或許有一天也會為了挽救知如堂而步上與長姐相同的命運。

2、松崎早季子

松崎家么女，雪子的摯友，暱稱小早。早季子是日本人，松崎家因生意之故，與早季子及其家人前來臺灣，個性害羞內向，舉止優雅有禮，且一直以來都十分佩服雪子的堅毅。雪子與早季子曾計畫要共赴日本求學，卻因雪子長兄楊惠風在日本自殺未遂，又因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而使雪子不得不放棄前往日本的規劃。在早季子赴日後，兩人仍以書信保持聯絡，維持親如姊妹的友誼。

3、楊春泥

知如堂長房千金，楊家長女，雪子的長姐，人稱春子，成熟又青春洋溢。曾發下豪語要去英國作家珍·奧斯汀的故鄉一探究竟，但最後為了拯救知如堂的生意而進行聯姻。懂事的春子知道這將是自己未來的命運，於是認命聽從家人安排。只有在雪子問她是否真心想嫁出去時，淡淡的嘆息一聲，並以臺灣話說：「**若是會當莫嫁，我也無愛嫁。**」（楊双子，2017）道出無奈的心聲。

4、楊玉壺

知如堂大家長，家族實質領導人，雪子的祖母，對雪子百般寵愛。中年喪夫，

獨自一人扶養兒子成長，並將家族生意發揚光大，帶領知如堂走向繁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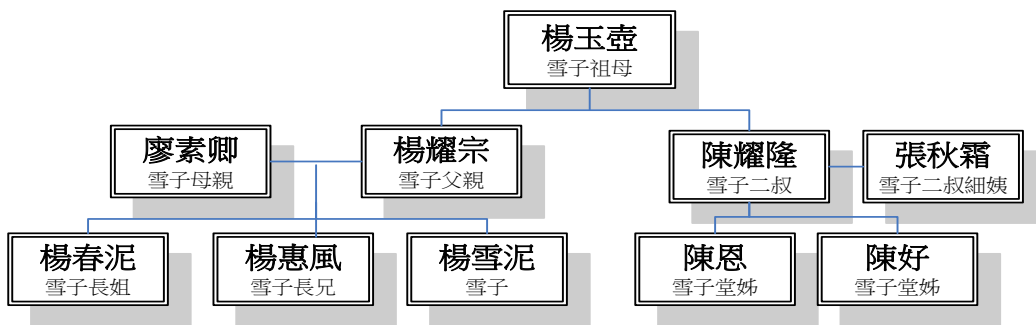
5、陳恩

知如堂二房千金，雪子的堂姊，人稱恩子，與陳好是雙胞胎姊妹，性格較倔強衝動，喜歡打抱不平。最後為了守住二房，決定與春子一樣隨家人安排嫁與他人，為二房留下香火。

6、陳好

知如堂二房千金，雪子的堂姐，二房實質領導人，人稱好子，與陳恩是雙胞胎姊妹。性格溫婉謙和，待人親切，善於打理家務，但體弱多病。最後與恩子及祖母達成協議，犧牲自己的婚姻，終身不嫁，留在二房主持及守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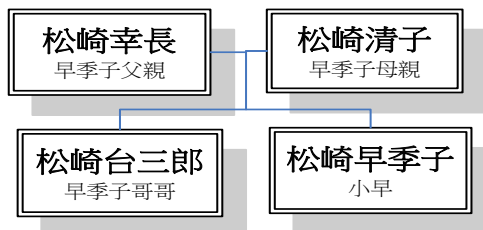
(三) 知如堂家族樹狀圖



圖二：知如堂家族樹狀圖（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二為知如堂家族樹狀圖。楊玉壺為知如堂大家長、雪子的祖母。由於雪子的祖父為贅婿，因此雪子父親從母姓，雪子二叔則從父姓。雪子雙親共有二女一子，長女楊春泥，知如堂長房千金，雪子的長姊；長子楊惠風，知如堂可能之繼承人，雪子的長兄，雪子則為么女。雪子的二叔陳耀隆則與已逝的妻子育有一對雙胞胎陳恩、陳好，為雪子堂姊，張秋霜為陳耀隆再娶的細姨。

(四) 松崎家族樹狀圖



圖三：松崎家族樹狀圖（圖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三為松崎家族樹狀圖，松崎早季子為家中么女，上有一哥哥名松崎台三郎。

知如堂與松崎家有生意上的往來，因此同年的雪子與早季子成為摯友。

三、《花開時節》中的人物的角色象徵

(一) 楊雪泥（馨儀）

雖然身為臺灣本島傳統大家庭的一份子，但因從現代穿越回去，而擁有較為開放而灑脫的思想，能映襯對照日治時代保守古板的觀念，並用理性的角度思考事物的始末，與書中其他角色形成鮮明的對比。讀者可藉由她的視角，具體感受當時仍屬傳統的社會風氣。

同時，我們也可看見她身處夾縫中的迷茫不安：希望做出改變，卻無法與整個社會對抗，又不願輕易妥協，身處其中卻只有無能為力的矛盾。深刻象徵著以自由意志對抗社會質疑卻又迷惘不安的個體。因此雪子說：「我不想爭奪權力，只是想讓大家安全的走向未來。可是，所有人都是用盡全力才能活在命運的狹縫之中。」（楊双子，2017）

(二) 松崎早季子

身為日本內地人且有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令她能有追尋夢想的勇氣和實現理想的能力。她和本島女孩最大的不同在於，擁有不受殖民、社會限制的自由意志。雖然其他本島女孩也嚮往自由，但那都僅止於在現有制度下所能追尋的，最大限度的「想像」，而她卻可以看穿社會氛圍，並質疑、探究形成社會箝制的根源，這可說一大半都是拜她的家庭所賜。而她口中的不婚主義，並非為了家族利益、平衡權力而身不由己，更不是為了反抗而反抗，而是純粹憑藉自己的意志，為了追求自己夢想。因此她象徵開放的自由個體。小早曾說過：「如果可以一直讀書的話，就可以不必結婚了。」（楊双子，2017）但早季子的母親清子夫人卻對雪子說：「請雪子小姐一定要明瞭，對早季子而言，應該要走上什麼道路才是正確的。」（楊双子，2017）言下之意，早季子身為內地人的母親仍希望她步上傳統女性早婚的道路。

(三) 楊春泥

身為大家族長房的長女，為了報答家族栽培，而主動放棄自己的夢想，早早認清身為大家庭女孩所將擁有的命運，安分地接受家族安排，遠嫁大稻埕的富有茶商。誠如春子對雪子所說：「你一天是知如堂的長房千金，就有照顧大家、為家族犧牲奉獻的責任。一個家族的興旺，當家的人要有取捨的能耐。」（楊双子，2017）婚前的豪爽對比婚後的沉穩、靜默，因婚姻消失的不只有身為長房千金的氣勢，還有寶貴的青春，不是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是為了家族的繁榮和安穩，她所象徵的是凡事順從的個體。

(四) 楊玉壺

在上一代知如堂並沒有兒子的情況下，身為當時的長房千金，負起了照顧整個家族的任務，成為招贅女後，不僅要咬緊牙關獨挑起上一代的大樑，還要延續下一代的香火、管理族內大小事。她的一生都在為家族奉獻，但這都只是家族的指示，其中並沒有她自己的個人意志，她象徵淹沒在大家族歷史洪流中的自由意識。

（五）陳好、陳恩

雙胞胎恩子和好子與祖母共同達成一個嫁與不嫁的平衡，兩人犧牲自己的婚姻，用自己的方式，守護二房。象徵那個時代願為家族團體奉獻自我的精神。如同好子所說：「恩子生的第二個男孩要過繼到二房，做我兒子。要是沒有生兩個兒子，我就會抱養女回家，再讓他招個上門女婿。」（楊双子，2017）

（六）張秋霜

二房的再婚女子，細姨的身分令他地位卑微，可以從她身上看到因身分帶來的不安，為謀求自己微小的幸福，願意討好或巴結其他能為自己帶來生機的人。她並沒有束手待斃，而是追尋任何機會以努力達到自己的目的。她所象徵的，是以一己之力在夾縫中勉力求生存的彈性與堅毅。秋霜就曾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對雪子勸道：「我的身分低微，這樣的話我說了也沒有用。如果冠千金勸得住，就請勸住三小姐不要讓來寶當他的贅婿吧。」（楊双子，2017）

四、《花開時節》中的女性與現代女性各方面的處境

（一）背景

透過跨越文本與時空的比較與歸納，可以讓我們在女性地位的探討上擁有更多觀察面向且能更加深入；經由異同處的對比參照，能做為我們思索女性未來的基礎。

（二）相異處

1、日治時期（《花開時節》中的背景）

（1）教育

從小說中可見，即使是處於女性已有受教權的年代，他們的校園生活卻更像是為婚姻提早做準備，高階學位只是為了將來嫁入更好的家門，為家族謀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仍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春子曾以優異的成績考上臺北女高，也曾是知如堂中第一位見識臺北城風光的人，然而這些卻都只被包裝成能與夫家匹配的條件，由此可見那個時代的女子教育程度與婚姻是息息相關的。

(2) 家庭

書中細膩描寫廚房內的擺設情景，而廚房中忙進忙出的皆為女性，由此可知「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在殖民時期臺灣仍為社會主流。進入婚姻的女性無法再讀書學習，因為每天都必須忙碌家中的大小事，繞著柴米油鹽打轉。書中雪子的大嫂在嫁入楊家的第一天就必須進入廚房幫忙打理大小事，因此廚房空間可說是女主人地位的象徵。

(3) 婚姻

婚姻為書中的主要著墨點，並表現出女性在婚姻中較低階的地位。婚前的樣樣準備，和婚後的種種改變，都是為了迎合丈夫喜好以及延續家族香火，並須因此犧牲自己的興趣。如同春子會嫁給茶商是經濟考量；拓展貿易路線。而恩子就算擁有選擇夫婿的自主權，仍是在長輩所提供的清單中挑選。雪子的好友也在高女畢業後，不繼續升學，走向符合傳統期待的路徑，準備成婚。

2、現代社會

(1) 教育

現代臺灣女性的教育，能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開展，政府各種教育政策的實施，更是特別注意女性的權益，例如近年所推展重視的女性科技人才的培育計畫。可看出已經徹底翻轉過往只有男性能接受教育的觀念。在現今社會，女子學歷與男子已是相當，甚至在許多領域或者超越男性，成為引領風氣之先驅。

(2) 家庭

現代臺灣社會的父權思想已然衰微，男尊女卑的概念已為時代所拋棄，進而出現「男主內、女主外」的創新改變。如流行詞語所說的「新好男人」，男性負責家務是習以為常之事，家庭內務的打理不再只有女性獨自承擔。此外，女子也不再被所謂「三從四德」、「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所束縛，不但能與丈夫共同協議是否要生孩子，甚至能決定姓氏。且不管生的孩子是男是女，也不會如舊時代一般，會劇烈影響其在家中的地位。

(3) 婚姻

不同於以往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現代女性不再需要接受被指定好的婚姻，可以自由的談戀愛，不用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能擇其所愛，愛其所擇。另外，愈來愈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後，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不需要仰賴婚姻

來維生，因此晚婚或不婚的現象日益增加。也因為不如從前需受婚姻綑綁，女性能在各領域有更加突出的成就，在許多地方並超越男性成為佼佼者。

（三）相似處

從以上三個方面，皆可以看出父權在女性發展身上所烙下的影子，傳統女性馴服於父權體制，現代女性則努力掙脫，但是仍以男性為發展標準。因此，差別只在於受其影響的深或淺而已。

相對於日治時代而言，現代臺灣已近乎擺脫了傳統古舊的社會風氣，即使如此，現代女性的自由依舊被性別不平等的陰影所纏繞，例如「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的職場現實。千百年來的文化無法輕易改變扭轉，傳統思想的根生柢固，仍需更多的時間進行辨析與思索。

五、《花開時節》中的女性與現代女性所面臨的困境

（一）背景

不管是《花開時節》中的女性角色或是現代臺灣女性，都有被束縛的困境，藉由比較困境的相似及相異，能了解時間的前進對女性地位造成的影響。

（二）相異處

1、日治時期（《花開時節》中的背景）

春子曾經說過，有朝一日要搭上跨越海洋的大船，到大作家珍·奧斯汀的國家一探究竟，那意氣風發的樣子，是許多人學不來的。但春子最後還是順從安排嫁人了，為了換得知如堂茶葉貿易的一條明路。雖然春子說「感到相當幸福」，但是雪子還是認為，那個愛搭乘蒸氣火車南北飛馳的春子所認為的幸福，應該不是如此。

雪子認為：「不想結婚卻必須遠嫁的春子、負起二房子嗣重擔的恩子、為家族犧牲幸福的好子以及命運無從選擇的自己。」（楊双子，2017）全都是身不由己的。

日治時期的女性可以擁有受教權，不必裹小腳，也不再像更早以前那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然而，看似相對自由的時代，背後卻隱藏女性們的辛酸與無奈。為了能幫助家族興旺，義無反顧犧牲掉自己的青春年華、燦爛美好的婚姻。年輕時所有的努力、所接受到的教育，似乎只是為了踏入婚姻做準備。令人不禁思考，社會制度的進步，似乎不全然等同於全體社會思想的前進。或許，在現代，教育與婚姻無法畫上等號，然而日治社會中，女性教育與踏入婚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2、現代

現代的女性在婚姻方面已經比日治時期自由許多，少有為了家族而必須犧牲自我的情況。然而，現代女性所面臨到的問題，則較多浮現在職場上，「玻璃天花板」——在公司中對某些群體晉升到高階職位潛在的障礙，雖無明文規定，卻實實在在的存在——是最顯著的例子。儘管男女的工作能力相等，一般的刻板印象還是認為女性略遜一籌，因為體能、生產、育子的因素會影響工作表現，甚至拖累進度云云。普遍看來，各領域中的領導人多為男性，女性升遷比男性確實更為困難。可知，我們的社會風氣雖然整體是往前進步，但卻也產生新的問題。

（三）相似處

雪子在校的好友花蕊，高女畢業後馬上結婚。花蕊從以前喜歡裁縫，學生時期用錢去買《裝苑》雜誌，但是現在，為了未婚夫的喜好，只能讀傳統漢詩文。以前喜歡的時尚洋裁設計圖只好狠下心把它們丟掉。嫁入夫家後，要拚命的學習臺灣話了，要學習怎樣在漢學家庭裡勝任長孫媳婦，要生下堅強的繼承人，過往的喜好，是不可能帶進夫家的。因此花蕊才會難過地對雪子說：「啊，真的，至少想要嫁到可以讓我做洋裁的家庭……」（楊双子，2017）

因為婚姻放棄自己學生時期的遠大夢想、必須勉強學習從沒接觸過的新事物，日治時期的女性因接受了新式教育，擁有較前衛的思想，也使她們有更大的志向和夢想。然而結了婚，多數女性仍被迫選擇從事與其所受教育無關之事。到頭來，學生時期的理想盡化為一場空。這對她們來說，或許比不曾有過這些想法更為痛苦。

為了家庭犧牲奉獻，為了家庭捨棄原有的喜好，這樣的情操與無奈，不管是在日治時期或現代的臺灣女性皆能看見，臺灣有許多女性因結婚而放棄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研究者莊雪芳指出「相較其他國家，較少臺灣女性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工作』及『小孩』為第一位的比重卻高於其他國家。」（莊雪芳，2004）這顯示出現代臺灣，女性仍是家務主要操持者。女性還是會以家庭為第一優先，為家庭賺進收入，養育小孩，所花上時間比完成自己的抱負來的更多。這樣的狀況，往往會造成自己負擔太重，卻沒有宣洩的空間，也難怪臺灣女性會有「想逃離現況」的想法，也與日益嚴重的「少子化」現象有一定關聯。

六、《花開時節》中的女性與現代女性所做的努力：婦女地位的自省與運動

（一）相異處

1、日治時期（《花開時節》中的背景）

日治時期的臺灣，已然出現有規模的婦女組合，以及有意識的婦女思潮運動。

「臺灣第一個具有會規的婦女團體——諸羅婦女協進會（1926—），成立於日治時期1926年，由畢業於靜修女學校的許碧珊領導。」（楊翠，2015）當時臺灣興起多次婦女解放運動，知識女性開始衝撞制度，期望能做出改變，而主要著重在家庭、教育等制度方面。但楊翠也指出，1920年代的婦運常與社會運動聯合一同對抗壓迫，因此常導致婦女團體缺乏獨立性，難使婦女運動真正順利地、獨立地開展

2、現代

臺灣現代婦女運動，發展至1970年代時，傾向於體制內改革，女權提倡者多希望藉由參與政治而影響政府決策，實質增加女性權益。其中由呂秀蓮所提出的「新女性主義」，主要的中心思想有三項：「一、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二、是什麼、像什麼；三、人盡其才」（臺灣女人，2013），並且在爭取權益的努力上，有意識的「捨棄『運動』二字，而以『主義』來架構她新女性的思想、信仰和力量」（陳啓璇，2010）。可以看見這些先行者乃致力於建立一個新的人性概念。此時的婦女運動已被大多數人所看見，而具有獨立性，能更大範圍地使臺灣女性意識覺醒。

（二）相似處

從日治時代與現代女性所做出的努力中，我們可以看見一系列的改變企圖與實際行動，也能清楚了解其所帶給我們的具體影響。

身處現代的女性已不再被有形的制度限制，轉而努力促成「觀念」的真正平等，也將過去關注「整體女性地位」的視角，逐漸聚焦在「每個不同的女性」上，改變過去被視為男性附屬品的情況，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這都是建立在過去的抗爭及現在的努力基礎上，顯示出女性自覺意識的成長，及促進女性更進一步的自主。

七、從《花開時節》走到現代

「就業、戀愛與婚姻都凸顯了現代性對殖民地女性而言既是資源也是掠奪、是解放也是壓迫的雙重面向」（王惠芬，2017）日治時期，是新舊思想交替的時代，女性不再只是傳統的中國《列女傳》所規範的形象，她們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洗滌，使個人自由意志萌芽。然而整體來講，那時女性依然黯淡於耀眼的父權陰影底下，在教育、家庭、婚姻等方面都尚未能夠自主做決定。這和當時社會背景密不可分，封建禮教思想還控制社會前進方向，使個人自由意識發展停滯不前，就像是一條無形的繩索束縛她們。心靈雖然渴望自由，但她們的人生卻無法屬於自己，無法憑一己之力掙脫社會桎梏，懷著迷茫恐懼和痛苦不安，只能默默順從家族的安排。不過，即使如此，我們仍可看見某些女性的韌性和堅強，努力與抗爭，是拚盡全力的活在傳統與現代、束縛與自由的、父權宰制與平等追求的夾縫中。

現代女性已不再需要被傳統禮制所限制，性別平等的思想已大致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女性能夠接受更高等的教育、選擇適合的婚配對象、不用再被家族束縛，能以完全的經濟

獨立獲取生活所需，不需仰賴原生家庭。雖然父權仍偶爾在生活中若隱若現，但相比過去已大幅改善。即使距離真正且完全的平等還有一段路，生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性還是相當的幸福，能在社會中有獨立的身分，不用被當成男性的附屬品。因此可以說，前仆後繼於歷史洪流中追求權益的女性，她們的犧牲和奉獻，成就了現代女性的自由，若是沒有她們的付出，我們現在可能仍活在封建思想中。

參、結論

《花開時節》描述了日治時代女性的特殊處境，在新式文化與傳統觀念交接的夾縫中，努力尋求自己的容身之處。作者全文使用第一人稱，令讀者能透過女主角雙眼，切身感受到當時的社會氛圍、了解當時女性的處境，使讀者們思索現今女性得來不易的自由。

從書中我們可以用各個角色拼湊出當時女性所具有的特質：對社會的質疑、被忽略的自由意志、對自由的強烈嚮往、順從他人的體貼以及努力尋求生存之道的精神，交織出屬於當代女性的獨特面貌。除此之外，我們也可藉由分析她們的困境和嘗試做出的改變，看見女性的堅強，對比與現代相似的處境，探討生存於當下的意義。

從制度走向思想，雪子、春子、好子、恩子、阿嬤及秋霜信，在混沌的時代中，親情、友情、現實、理想一一上演。她們就像花一朵朵的花一樣美麗耀眼，即使花期已盡，她們也曾認真地、努力地在這塊土地上綻放過、活過。每個花開時節，也都是花落時節，即使已經凋零，仍化作春泥更護花。花開花落間，新的嫩芽又從地底竄出，滿地的花瓣成為它充足的養分，讓它能繼續堅強的迎風綻放。

肆、引註資料

楊双子（2017）。《花開時節》。臺北市：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楊翠（2015）。日治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2018年11月14日，取自
http://www.twcenter.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05/g03_04_03_07.pdf

莊雪芳（2004）。臺灣母親『母職角色』的兩難——現代與傳統的衝擊。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惠芬（2017）。日治時期臺灣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殖民現代性：以辜顏碧霞、楊千鶴為例。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學研究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

陳啓璇（2010）。臺灣新女性主義。2018年11月14日，取自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0/03/2010033016554656.pdf>

臺灣女人。2018年11月14日，取自 https://women.nmth.gov.tw/information_102_39968.html